

·方志与图谱·

安徽方志所见民间演剧史料考论

王 政

明清及民国初所修的安徽方志中,记载了一些民间演剧的具体事象及活动详情。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演剧史以及江淮区域民间戏剧文化的形态特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选出部分来加以考释;并谈谈我对它们的初步认识。

一、旧时安徽民间演剧活动时序、事象

从史料记载看,旧时安徽民间演剧已有一定的规律性。一年之中,特定的民间节日或民间宗教仪式以及二十四节气中的部分时日,往往都有与民俗典仪结合一体的大众化的演剧活动。我们将这种演剧活动按时序或俗信事象出现的先后列为下表,以企一目了然。

时间或俗信事象	记 述	志书、版本、年代
立春	“前一日迎春东郊,各门采传奇已事,肖人、肖像齐集关圣庙前,名曰:‘演春’。”	《含山县志》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立春	“邑宰率官属迎春于东郊,邑人装故事迎春。” ^①	《铜陵县志》 嘉靖本 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

立春	“‘立春’前一(二)日,城内各坊以金翠绣绮饰儿童,效传奇中佳事,加板支棚帐以候赞厅点阅,曰‘演春’。”	《建平县志》 清雍正九年刻本
立春	“‘立春’前二日,城内各坊以金翠绣绮饰儿童装扮故事,加帷幙,……复作鲍老,狻猊诸伎。”	《广德直隶州志》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立春	“立春前一日,……用彩制为采菱船,倡优扮演前导,官僚、师生簪花饮酒,迎春于东郊。”	《萧县志》(十八卷) 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元宵	“元宵,比屋张灯。……或为俳优假面之戏……。”	《望江县志》(四卷) 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元宵	“俗有至二十四五,灯戏犹未息者,君子有劳民伤财、废时失事之忧焉。”	《望江县志》(八卷)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元宵	“元宵,张灯杂百戏,酺聚为乐,箫鼓喧阗,烛光达旦。”	《无为州志》 清乾隆八年刻本
元宵	“元宵,儿张燎,杂百戏,酺聚为乐,箫鼓喧阗,金吾不禁。”	《舒城县志》(二十卷)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上元	“十四、十五、十六各跨街张灯,扮杂戏以恣游赏”。	《铜陵县志》 嘉靖本
上元	“食元宵,张灯杂百戏,箫鼓喧阗彻夜。”	《合肥县志》 清嘉庆九年刻本
上元	“上元日,各处土坛神庙张灯演剧,或扮童戏,持火马,舞青衣,游烛龙,遍巡巷,名曰‘闹元宵’。”	《绩溪县志》 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上元	“上元,户张灯,或间为烟火至盛丽。童子争造竹马乘驾,或持戴傀儡相惊詫。” ^②	《滁阳志》(十四卷) 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祀越国公	“(正月)十八日,祀越国公,有演剧者。”	《祁门县志》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二月二	“二月二,‘福德神诞日’,城市征优演剧,积月兼旬”。	《宿松县志》(五十六卷) 民国十年活字本
祀越国公 (二月十五日)	“(二月)十五日,登源(村)十二社挨年轮祀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馐,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	《绩溪县志》 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3月间	“正月,三月间,迎神赛会,與土神及悉达多太子以游,设俳优、狄胡舞、假面之戏……”	《歙县志》 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3月	“季春,城中士民昇城隍神遍城内外……,谓之‘城隍会’。并召优人演剧于庙。亦有二月行之者。”	《繁昌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东岳帝生日 (3月28日)	“二十八日,‘东岳帝诞日’。烧香烛,演剧,出巡赛会。”	《直隶和州志》 清光绪二十七年活字本
城隍生日 (4月15日)	“州人以四月十五日为‘城隍生日’。市人迎赛,递历四城,四日而遍;优人演剧,或至匝月。”	《广德直隶州志》 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城隍会(五月初一)	“五月初一出‘城隍会’……各班工匠于金马门外先期搭盖行宫,留驻神像,演戏十余日……”	《芜湖县志》 民国八年石印本
端午	“五月,五日,……官民士女各结彩船,俳优鼓乐,欢饮为乐。”	《潜山县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关圣生日 (5月13日)	“城乡俱祝‘关圣诞辰’,演剧诵经。”	《含山县志》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祀城隍(5月18日)	“(五月)十八日祀城隍,赛会演戏,香火极盛。后改九月十八日,今并废矣。”	《宁国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二十八日为‘城隍诞辰’。诹日与神周历坊厢街巷,仪仗无限制,鬼物杂戏,士女杂遯,填溢衢路。”	《宿松县志》(五十六卷) 民国十年活字本
六月	“六月,各乡农人照田亩输谷,倩梨园弟子于表辍之处演戏,名为‘保苗’。”	《续石埭县志》(四卷)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中元节	“中元节祀祖,设‘盂兰会’。闰岁则于是月演剧(名“目连戏”)。”	《祁门县志》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中秋	“十五日办赛会,肖神为假面,……装演眩目,观者如堵,极为靡费。又赚钱演戏,积月方休。”	《石埭县志》(八卷)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中秋	“中秋,夕设瓜果拜月,或以瓜相馈,前后数日多演剧报赛。”	《祁门县志》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余公祀(八月十五)	“中秋,通祀余公司徒,供具甚盛,演杂剧,封羊豕……。”	《建德县志》(八卷) 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白露(8月)	“‘白露’,候乡农刈获功毕,……村各演剧报赛。”	《直隶和州志》 清光绪二十七年活字本
8月	“‘八月社’,农民赚钱迎神,召伶人演剧,谓之‘蓼花社’,盖取禾稼既登报赛称庆之意。”	《繁昌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重阳	“重阳登高。各乡大赛土神(……西乡有‘朝会’,皆迎梁昭明为主,诸神附之,或演戏文……)。”	《贵池县志》 清光绪九年活字本
九月	“九月、十月,……迎请观音大士。至期,又倩优人歌舞,名为‘演火戏’……”	《续石埭县志》(四卷)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二、几点认识

1.将旧志所记各地演剧史料排比起来看,我们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即本为艺术现象的演剧实际上成了民间宗教活动的附庸;戏剧的搬演似乎要靠民间俗事为它“搭台”。戏剧被纳入了一个比它大、比它更有社会基础的民间信仰的大文化框架之中了;其娱乐性有了明确的指向。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的四卷本《续石埭县志》记:

元宵,各乡有“社会”。或制鳌山灯,或倩梨园演戏。灯、戏本为社而设,乃俗尚社神,反列于旁,听人观看;故凡有慷慨好施而不自为者,俗人皆称为“做社公”。

清道光五年刻本《怀宁县志》“二月”条下云:

其张百戏以乐神者,有“府城隍会”、“县城隍会”、总铺、高河铺、石牌“城隍会”,青草壩有“火神会”,余如白马相公、汪越国公亦皆有会。

所谓“戏本为社而设”、“张百戏以乐神”,话语之中已把演剧变作了民间宗教的“婢女”,好象演剧只是为了佐助迎神祀社的俗事活动;演戏之目的不在于“娱人”,倒在于“娱神”了^③。

2.透过旧志记述的演剧史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地方戏在民间的流行传播状况。民国八年石印本《芜湖县志》“娱乐、戏曲”条云,“邑子弟工度曲者聚而演剧,谓之‘柯班’(今乡间酬神赛会,喜演‘目连戏’,多至七日,少或缩成一日,大都村里少年临时演习,俟其娴而后献伎)。光绪初,元城外开设茶园,仿京师卖座收价。至马路开辟,则梨园戏馆弦歌不绝,然不外京调、秦腔。而旧俗相传有所谓‘滩簧’者,音调既佳,词出亦雅,故士大夫多好之。”所谓“目连”、“京调”、“秦腔”、“滩簧”^④,皆指播衍至安徽民间且赢得一些观众喜好的非本地之剧种及剧目也。

3.从旧志的记载看,明清以至民国初年,皖地民间料理丧事或

宴会宾客,也往往招邀优伶,设乐唱戏。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续修桐城县志》“杂礼”条云:“凡宴会……,或八簋、十簋毕陈,更洁杯俎、陈果碟,或十六、或二十,富家或张乐设优。”十四卷本[顺治]《颖上县志》(1960年合肥古籍书店油印本)“丧礼”条记:“富者作灰隔,贫者亦尽心营葬,不能举者,亲友助之。第动鼓乐作戏会宾。僭名器以尚奢华,作佛事以渎典礼;前志已深惜之。近更可异者,三朝张乐助灯,亲友送至城隍庙,谓之‘送三’。”清嘉庆二十年刻本《萧县志》(十八卷)“丧礼”条记,“亲知吊赙入门,迎以鼓乐,甚有演剧者。……殡之日,丹旌、彩罩、粉翼、冥器,无不穷极工巧;(且)导以缙众及优人扮演,观者填路……”。光绪二十七年《直隶和州志》记当地“丧礼”云:“踵事华靡,习以绫缎绸绉、羽毛大呢制为挽章,主家作乐,盛筵以宴。”这几条所记,大抵乃清代及民初的情形。把戏演到家里来,唱在华筵之侧或理丧之夕,并以之炫耀一种铺排或时尚;奢靡之风,修志者已有微词。

4.关于安徽南部的“傩”及傩戏,旧志中也有许多陈述。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绩溪县志》记:“旧时(正月)柏山朱姓以足系木,遍巡衢巷,名‘踏高跷’,紫衣持戈,作逐蚩尤状。今无继者矣。”清康熙二十五年张君弼增订刻本《怀宁县志》“立春”条记:“旧俗以数人衣朱而饰面,执戈蒙皮,入室旋绕;大约皆逐疫之意。古大傩之遗也。”明嘉靖刻本《池州府志》记“上元逐疫”,“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周礼》逐疫之意。”明万历三年刻本《和州志》记其地立春日,“迎青帝土牛于东郊,散春花春杖,为傩戏。”民国石印本《芜湖县志》记,腊月二十三以后,“择日召黄冠,书朱符遍贴门户;杀鸡于户限,血流于前。主人随黄冠诣家庙及灶觚读祝版,率家人鸣钲执炬,周屋而驱,以除一岁之眚;如傩礼然,名曰‘发檄’。”民国十三年本《南陵县志》则云:“春分节,黄昏时村童争击铜铁响器,声达村外。东乡曰‘逐厌氛’,北乡曰‘逐疫气’,南乡曰‘逐毛狗’,西乡曰‘逐野猫’。事

虽近戏,亦古雉礼。”这几条史料中,“紫衣踏蹀”打蚩尤、“衣朱饰面”驱疫鬼、“妆神扮戏”效《周礼》、以及“迎青帝为雉戏”,大致贴近乡间随意为之的雉戏形态;而“鸣钲发檄”、村童敲器,则戏剧扮演因素不明显,仍属原始雉仪的范畴。

5.志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民间俗事活动或民间宗教事象,就其形态而言与戏剧艺术无关;然其中有一种“装扮性”行为,进入“装扮”的“人”按照演员的思维方式去模拟一个对象;他进入一个“他人”。这在艺术规定性上已介入“戏剧意识”的特殊境地了。这毋宁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准戏剧行为”、或“准戏剧现象”。

光绪二十七年《直隶和州志》记,“(五月)十五日为‘州城隍神诞’。……阖日奉神出巡,土人扮‘平台会’……。愚贱之夫,许愿作枷犯禳灾,荷校赭衣,络绎于道……”。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记,“立春先一日,县官帅丞尉迎春东郊,令色役人舁土牛及芒神(俗名“拗木郎”),又为春官具冠服控一长耳前导,复杂扮渔、樵、耕、读四辈迤迤绕郭行……”,“五月初一出‘城隍会’,杂扮神鬼,舁神巡游街市。”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绩溪县志》则说,“(七月)中元日,……奉城隍神巡行,县鄙仪仗甚盛,扮诸鬼卒,后拥前呼,以逐邪祟,亦乡雉之意也。”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祁门县志》云:“(五月)初一日,福会以彩楮制元帅像,舁游四偶;船会扮十二神,诵贡罗曲以驱疫。^⑤‘端午日’,……福会、船会迎神船,袭画似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诸市,钲鼓导引。”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续修桐城县志》“三月”条云:“纵阳清明日城隍出巡(卤簿甚盛,并装各鬼神与牛头……)”。民国二十六年《繁昌县志》记,三月间城隍出巡,“其判官鬼卒等神皆以人为之,深面彩衣,徒步前导。”

在立春祭典上,以人身着“冠服”扮作“春官”,又以人装扮“渔、樵、耕、读”四种“身份”的“民”;在三月、七月半或清明节城隍爷出巡时,由人装成城隍神驾前的“鬼卒”、“判官”,以渲染气氛;在端午节迎“神船”活动中,不可不有“十二神”出现,怎么办?也只好用真

人扮演“十二神”,以供祭祀的人群观瞻。所有这些都已经潜具了戏剧艺术的以“真人之身心”为表现传达媒介去创造一个“他人”的本质性美学特征,我们切不可熟视之而忽略其价值。

注:

①民国十八年《铜陵县志》记立春,“先一日……邑人扮杂剧以迎春。”故知其曰“装故事”即“扮杂剧”之谓也。清康熙二十五年张君弼增订刻本《怀宁县志》也记:“立春,先二三日各行户装故事……演于市,跻于公堂,谓之‘演春’。”“装故事”称为“演”,也即“杂剧”之谓也。

②清人郭钟岳《瓯江竹枝词》亦咏及上元灯市弄傀儡戏:“台前灯彩衬高低,串客衣冠亦整齐。傀儡登场频一笑,有人暗里费提携。”注曰:“灯市以木人演剧,名曰‘串客’。”见《中华竹枝词》三,220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③《中华竹枝词安徽卷》收清人沈香岩《鞍山杂咏》“社戏”条记演戏乐神之俗云:“麦满平畴菜满坡,春花有望乐如何?赛神各社笙歌沸,五福长青老保和。”注曰:“俗风每年二三月,各社皆演戏酬神。越城戏部最多,惟五福、长青、老保和三部素称出色。”《中华竹枝词》三,2246页。

④清方鼎锐《温州竹枝词》也提到“滩簧”:“弦管朝朝那得闲,歌声入语总绵蛮。当筵不爱西昆曲,更唤滩簧档子班。”《中华竹枝词》三,2180页。

⑤清倪伟人《新安竹枝词》咏“船会扮神”事曰:“梅城五日出神船,十二船神相比肩。小拍齐唱啰唢曲,大家结得喜欢缘。”《中华竹枝词》三,2255页。

作者工作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